

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
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

記傑克

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
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

劉以鬯

著名作家 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，長期從事編輯工作，曾任《香港文學》總編輯，現為香港作家聯會會長，著有小說《酒徒》、《寺內》、《打錯了》，評論集《端木蕻良論》、《看樹看林》等數十種。



1

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
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

認識傑克是在一九五一年，那時候，我在《星島日報》工作。傑克為《星島日報》撰寫連載小說。傑克每一次送稿來，總會與我聊幾句。

2

傑克（黃天石）先生

四、五十年代，傑克在報章發表的連載小說，膾炙人口，追讀的人很多。這時期，傑克寫的小說著重趣味，誠為馬嶺在《新馬文壇人物掃描》中所說：

非
尋
風
眾

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
未經批准



文學研究

「文學價值不高。」雖然如此，傑克這時期發表的《改造太太》卻被譯成日文在東京出版。

3



使我感到意外的是：就這個時期，傑克忽然拿了托爾斯泰的短篇小說《愛利亞》（由英國權威學者毛特 AYLMER MAUDE 譯的英譯本，牛津大學出版部出版）給我，要我譯成中文。

「為什麼？」我問。

「今年恰逢托爾斯泰周年祭，」傑克說，「我決定編一本《托爾斯泰短篇小說集》，作為『基榮名著選譯』第一種。我已邀請章瀚章、望雲、平可、梅開先等分任譯述，希望你也幫我譯一篇。」

「這是很有意思的工作。」我說。

「希望能夠得到你的幫助。」他說。

4

《托爾斯泰短篇小說集》出版後，《華僑日報》曾鄭重推薦，認為「這本短篇小說集真可以當作任何人精神上的糧食而無愧。所有學校當局都應該把這本書介紹給學生，或甚至進一步指定為學生的課外讀物」。

那時候，我對傑克的認識很淺。我以為傑克只是一位專寫流行小說的作家。此書出版後，我終於看到了傑克的另一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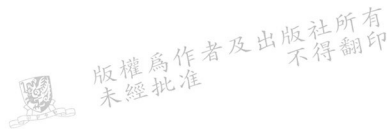
後來，《星島晚報》一位編輯告訴我：黃天石（即傑克）於一九



文學研究

二一年寫了短篇小說《碎蕊》，發表於《雙聲》創刊號，是香港最早的白話體小說。

5



一九八五年，我創辦文藝雜誌《香港文學》，小思交給我平可寫的《誤闖文壇憶述》，我因此讀到有關黃天石取用「傑克」作為筆名的動機。平可這樣寫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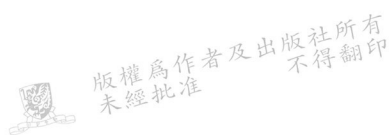
……我為了好奇而詢問一位朋友，那位朋友說，黃天石所謀俱不如意，灰心之餘，只好走最不願意走的路——賣文。從他用「傑克」做筆名這一點可知他的心境。「傑克」是英文名字 JACK 的譯音，英美男子以 JOHN「約翰」或 JACK 為名的以千萬計，因此，「阿 JACK」、「阿 JOHN」相當於中國人所說的「張三李四」。黃天石以「傑克」為筆名，是表示不願披露真姓名……

碎蕊

這種說法，當然是正確的。不過，當我知道傑克原名黃鍾傑時，我終於找到黃天石用「傑克」作為筆名的第二個理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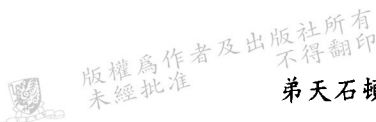
6

儘管傑克為我編的副刊寫了幾年連載小說，他寫給我的信不但不頻繁，而且很少。當我整理作家寫給我的函件時，以為可以找到幾封傑克給我的信，結果只找到一封，此信的內容是：



文學研究

趕稿趕得頭昏，想彼此彼此，卓別靈之摩登時代殆吾輩生活照片實錄也。新稿乞正，勿頌（亞運過後，想可稍鬆一口氣也）
以營兄好



弟天石頓首 五月十九日

此信寫得十分簡潔，卻耐人尋味，從中可以看到傑克的內在本質。

7

一九五七年，我從新加坡返回香港，《香港時報》總編輯要我重入該報編副刊，我在組稿時想起傑克，約他寫稿。就我記憶所及，傑克於一九五八年發表在《香港時報·快活谷》的長篇言情小說《紅繡帕》與一九五九年發表在「快活谷」的長篇言情小說《荒唐世界》反應良好，讀者頗多。此外，《香港時報》十周年紀念，「快活谷」擴大版面，我約了十位作家為「快活谷」寫稿，其中有傑克的《花朝》。

一九六三年，《快報》創刊，副刊（綜合版「快趣」與小說版「快活林」）由我編輯，我曾經請傑克為我寫稿。傑克工作雖忙，也接受了我的邀約，不僅為我編的小說版撰寫長篇言情小說（如《妙人》），還在一九六七年將毛姆（WILLIAM SOMERSET MAUGHAM）的長篇小說《OF HUMAN BONDAGE》譯成中文在「快活林」連載。《OF HUMAN BONDAGE》是毛姆於一九一五年寫的長篇小說，內容屬半自傳性，被視為毛姆的最佳作品。有人將書名譯作《人生的枷鎖》，傑克將書名譯作《煩人》。傑克一直在報刊撰寫商業味較濃的言情小說，將毛姆的傑作譯成中文在《快報》副刊連載，是一件好事。●